

守护

上海之心

■ 5月29日,老西门工作小组开始陆续撤离,工作人员在A4纸上打印了十几张颜色各异的“0”一起合影留念

(上接第6版)

科学战疫|“07室”现象和“粪池”危机,分析“案情”追元凶

疫情防控是一门科学。在这一点上下沉黄浦的市委工作组有着明确的共识。刘学新书记也特别重视这一点,哪里发现问题,他在现场调查时总会认真听取流调专家和基层干部的意见,科学分析,综合研判。下沉干部说,下到疫情高发区和病毒正面交锋这么久,感觉自己快成半个流调专家了。

5月12日,市纪委监委干部朱舜晔临时受命,增援半淞园路街道海西居委。此时,海西居民区原书记因抗疫不力已被免职。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尹晔正好家住这个社区,被委派担任海西居委第一书记。朱舜晔下沉后发现虽然此前社区中的阳性病例与核心密接通过拔点攻坚已经转走,但社区时不时还会“冒阳”。老百姓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此前大动干戈,却还是无法清零。

问题出在哪里?朱舜晔带领几位熟悉社区的居委干部一起,绘出小区的阳性病例分布图,同时请来疾控部门参与,大家一起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了一个奇怪的“07室现象”——许多新发病例都是住在“07室”。

“307、407、607、807、1207……有不少就是

■ 5月29日,细雨蒙蒙中,工人开始拆除梦花街片区文庙路上的隔离围挡



楼上楼下。有的人先感染了,拉走后过了一段时间,隔了一层两层甚至三四层的07室也感染了。由于并不是马上出现,开始大家没有注意。现在图上一看,一目了然。”朱舜晔说,大家马上再看房屋结构图,发现这些“07室”与房屋落水管相邻,很可能是这根水管让病毒上下传播。

根据这一判断,朱舜晔和区疾控部门决定改进密接判断的手势,采用“十字花转运法”,既要同楼层的密接转走,同时还要把上下一层甚至多层的住户作为核心密接转运。

这种做法一开始引发了居民的极大不满,“这些密接的居民原本很不理解,但转到隔离酒店后不久,就陆续出现转阳,大家这才认识到其中的科学性,也开始主动配合。”

四月初上海下了场暴雨,打浦桥街道顺昌路旧改地块冒出阳性病例,但大家不知道源头在哪里。有一次区疾控中心专家无意间检测到该地



块从屋檐流下的雨水也呈阳性反应,大家猛然意识到这下问题大了,整个居住环境被污染了。

在大量转移易感人群的同时,排查污染源成为重中之重。5月8日,下沉干部谢俊龙和有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专班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规律:沿永年路、顺昌路两边的住宅,持续感染,然后由外向内圈侵蚀。现场排查发现,沿街居民装的电马桶排污管直接与沿马路的雨水总管相通,且仍有大量居民每天到公共厕所粪池倒痰盂。专班推断雨水加速管路流动,粪池满溢后造成环境污染,由此形成传播。得出初步结论后,下沉工作组立即形成了旧改地块疫情防控工作专项检查报告,督促有关部门立即以专业手段予以彻底解决。在工作组的协调推动下,当晚区绿化市容管理局开来两台抽粪车,一直抽到凌晨,共运走粪水30吨。街道也连夜采购凝胶马桶发放给倒痰盂的居民。每日抽排持续一周后,消杀人员计算安全剂量投放了足足1吨消毒液,彻底消杀粪池和管路。此后社区里再无新增阳性病例。

类似案例还有很多。在工作组的推动下,凡事以科学、理性的视角去研究、去解决,成为黄浦防疫一线工作人员的思维方式。而这样的做法,也使政府层面的防疫规范和举措,得到更多居民的支持和理解,甚至积极配合。

坚守黎明|挂在嘴边的话:“阿姨快点回屋里”“爷叔口罩戴戴好”

5月15日,黄浦区新增病例降至两位数,进入稳定可控阶段。这为全市6月1日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打开了一把关键的锁。

事非经过不知难。经历过至暗的时刻,才倍加珍惜此刻的宁静和笑语。和奥密戎打过“肉搏战”,才会明白胜利的果实多么来之不易。在那些曾经疫情汹涌的社区,5月下旬采访时,无论是街道还是居委的干部,都用如履薄冰来形容当下的心情。每次大筛,都像一次大考。

“在冲刺阶段不能摔跤”,这是刘学新书记对市纪委监委下沉干部的提醒。每天市委工作组下沉干部时不时的话题是“今天大筛的结果”“今天上海发布黄浦的数据”。

为了加快转运速度,区疾控中心的筛查结果都是半小时一报。下沉干部王凤国从进驻老西门街道的第一天起,生物钟就与疾控推送数据的时间高度一致。发现阳性感染病例立刻行动,督促街道即转即运,并做好复阳、弱阳人员的闭环管理。每天最晚一次“播报”是深夜零时,几乎每一个下沉干部都要等到这个点看到“平安无事”才能安心入睡。而次日清晨5时半的第一次播报,又像一个无声的闹钟,催着每个人醒来投入工作。

5月27日,连阴6天的承里又出现一例阳性病例。刘刚坐不住了,他没有把这一切归于偶然,认为肯定还有什么疏漏之处。当天,他和街道党工委周书记一起商讨后,决定再联系疾控人员上门仔细查看分析,一定要弄清漏洞在哪里。

“每当看到归零的数字又有波动起伏,那种滋味真的是焦灼。”刘刚说,这时候我们感到特别对不起居民们,他们封了那么久,吃了那么多苦,眼看就要成防范区了,一个新增又让一切重来。“这让我们时刻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放松,一刻不能懈怠,必须为老百姓守好来之不易的战果。”

5月下旬,豫园街道一小区接连在两栋楼两户家庭出现零星阳性病例。工作组对此高度重视,因为豫园街道是黄浦区清零最快的街道之一,已经保持十几天的零感染。此刻突然出状况,必须得搞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原来的流调结论不明确,黎荣和下沉豫园街道的干部沙黎辉放心不下,会同区疾控专家和豫园街道、居委的干部一起现场查看。大家到病例居住地的门外观察感染者可能的活动半径,到昏暗的地下室观察排污管的设计,到六楼天台排风总管外观观察可能的影响,和流调专家开展细致深入的探讨。

走在老城厢和老公房的弄堂里,下沉干部、居委干部常挂在嘴边的话是“阿姨快点回屋里”“爷叔口罩戴戴好”。虽然已达标防范区,但对成套率极低的老旧小区来说,提级管理是不得不做的手势。

5月26日,在梦花街片区的小桃园社区,居民区书记陈建红对一位表示明天要去单位上下班的大叔表示抱歉,按照片区当前的态势,自由进出条件尚不成熟。大叔虽然表示不满,嘟囔着市井粗话,但最后还是拍拍陈建红的肩膀走了。这可能就是梦花街的居委干部和居民们的日常。

采访中下沉干部经常感慨,这里的老百姓太善良、太好了,不倾尽全力就对不起他们。虽然生活条件艰苦,又经历了疫情的狂风暴雨,但他们对旧里、老屋的超规格防控总体非常配合。他们明白这样的住宅区,面对病毒很容易破防,隔断、离家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黄浦归来|只有亲身经历过,才明白其中有多少牺牲,胜利是多么可贵

5月25日、26日、27日,黄浦区三次大筛,区域内数据均为0。5月29日,黄浦发布数据,黄浦实现本轮疫情以来首次确诊、无症状“双0”。曾经的最高感染率,到此刻的低新发病例,只有亲身参与其中的人,才明白其中包含了多大的牺牲,又是多么值得珍惜。

5月29日上午9时,细雨绵绵。梦花街文庙路上传来啾啾的敲击声。两位穿雨衣的工人正在拆除文庙路沿街隔离围挡。“今天开门一下心情就好了!”文庙路257号里的住户张之凤高兴地说,“真适意,感觉天也亮了。”

同日,老西门工作小组迎来第一批撤离人员。工作人员提前在A4纸上打印了十几张颜色各异的“0”。“一起清零,坚持到底!”大家挥舞着一个个“0”,兴奋得像获得“优秀”成绩单的小学生。

董开星也在撤离人员中,前一晚他几乎没怎么睡着。让他感到内疚的是,在龙门邨的头几天,他说了太多批评的话。他反思自己是不是对居委干部们太严厉了。实际上他对他们有着强烈的共情,他反复向记者强调一线干部疫情期间的三个“从未”:从未吃过一顿准点的饭,从未睡过一个安稳的觉,从未洗过一个舒心的澡。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日子,他感到光荣,也很有意义。

6月1日,上海人纷纷走出家门。去街角喝一杯咖啡,去草地上撒个野,去找朋友聊聊天。游客回到熟悉又陌生的黄浦:人民广场、新天地、南京东路、豫园,当然还有外滩。繁华如昨,烟火升腾。

华灯初上,从老城厢每一个弄堂的罅隙里往东看,可以看到上海中心滚动的巨大标语:我爱上海,一起向未来!